

- ◆ 徽商故乡之一——关麓村 ◆ 山西有个郭峪村 ◆ 玉华山下新叶村
◆ 探访石桥村的方楼圆楼 ◆ 诸葛亮后裔的聚居地——诸葛村
◆ 十里铺窑洞民居 ◆ 一个古老的村落——流坑 ◆ 客家建筑围龙屋
◆ 婺源的乡土建筑 ◆ 黄河大峡谷中的古镇——碛口镇

李秋香

著

乡土民居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乡土民居

李秋香 / 著

江苏工业学院图书馆
藏书章



百花文艺出版社
BAIHUA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乡土民居/李秋香著. —2版. —天津: 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9. 8

ISBN 978-7-5306-5254-1

I. 乡… II. 李… III. 农村住宅—研究—中国 IV.
TU241.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 第141734号

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号

邮编: 300051

e-mail: bhpubl@public.tpt.tj.cn

<http://www.bhpubl.com.cn>

发行部电话: (022)23332651 邮购部电话: (022)27695043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永清县金鑫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开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 18.5 插页 2

2009年8月第2版 2009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册 定价 34.00元

序

李秋香的《乡土民居》一书出版了。这是她个人的成绩,也是我们这个研究小组的喜悦。李秋香、楼庆西和我,这个三人小组,研究乡土建筑已经十几年。头几年,李秋香总是分担撰写每个课题中的几个章节,近来逐渐成为主要的撰文者。近年来,乡土建筑引起了比较多的注意,常有刊物来约稿,于是,她又负担起了这部分工作,抽空写些中篇的稿件,本书中的各篇便是这样写成的。

她的文章都是以一个村落为对象,作历史、文化、建筑的综合研究,这是我们一贯主张的方法,她已经运用得很熟练,并且成了调查能手。

拿一个完整的村落作为研究对象,这是因为,绝大多数的乡土建筑的存在方式是形成聚落,或者存在于以一个场镇为经济、文化、行政中心的生活圈之内。这个聚落或生活圈,不是许多建筑的杂乱无序的堆积,而是有内部结构的各种建筑物的有机系统。这是一个在历史中形成的有特定社会、文化意义的系统。每一座建筑都在这个系统内有它的位置,它从聚落整体获得完全的意义,离开了聚落,孤立的单个建筑便会失去许多价值。一座宗祠,只有放在宗祠、分祠、私己厅、香火堂、祖屋这个为敬宗睦族而设的建筑系列中才能更好地认识;只有把这个系列放在聚落中特定的地点上,并找到它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才能更好地认识;只有把它们和宗支房派的住宅的分布状态联系起来,才能更好地认识。这些多方面的认识,都能导致不仅对宗祠本身、而且对建筑的一般形态,形成深入得多的认识。否则,宗祠不过是一个没有生气的建筑物而已,研究不出多少深度。住宅、庙宇和商业街之类,也需要用同样的方法去认识。聚落的建筑系统,是和聚落居民的生活系统同构的,它们是乡土生活的环境和舞台。从祖屋、香火堂到宗祠这个建筑系列,正是血缘村落宗族结构的物化。在农业文明时代,宗族是农村类政权的基层自治组织,对宗族来说,强化它的内聚力是它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求,所以在许多情况下从宗祠到祖屋多层次的布局决定了整个聚落的布局。再看住宅,在不同地区不同时期,妇女的生存状态差别很大。例如晋商、徽商

的老家,妇女大多不参加生产劳动,因此遭到相当严密的禁锢,大一点的住宅,分大门二门,前堂后楼,稍小一点的分前后堂,再小的也有“退步”、“角厢”、“避弄”和“护净”。在福建、广东,尤其客家人,妇女往往参加农业劳动,她们的地位比较高,住宅里就没有这许多禁锢她们的设计。“围龙屋”和“圆楼”,各户住房私密性极小。闽东有些农村住宅,基本形制就划分为几个小院落,媳妇一进门便分家,不受婆婆的气。有些人家出钱来给出了嫁的女儿打井,吃水都是娘家的,这是为了报偿女儿出嫁前在娘家的劳动。四川省因为明末清初张献忠和剿张献忠的官兵的大屠杀,人口稀少,不得不从外省大量移民进去,因此,许多场镇,都有好多个“会馆”作为移民的地缘性乡谊活动场所。稍后,在商业发达、交通便利的场镇,跑码头人的组织哥老会势力大张,袍哥们的活动场所茶馆就代替了会馆而大量兴起。

所以,乡土建筑的研究,不能不以聚落整体为对象,不能不是历史、社会、文化的综合的研究。

不过,我们的工作不能达到理想的水平。第一,经过上世纪五、六、七十年代剧烈的社会动荡,农村的各种历史、社会、文化信息的载体已经七零八落,所剩无几,例如,宗谱被烧毁,石碑被用来填涝坑,等等。上了岁数的村民,识字的大多不能长寿,不识字的知识太少。所以我们对某个聚落的历史、社会和文化的认识常常是零碎的。第二,我们的工作经费主要是靠稿费,我们不能写十年再修改十年,那样我们会失去经济来源。而且我们的工作方法,应该是体验式的田野工作为主,这要求至少有一个完整的周期,但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每一个课题只能做到适可而止。第三,近十年以来,乡村正经历着空前迅速而又彻底的改造,极短的时间就可以使一座古老的村落完全消失。而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是定位在研究农业文明时代的聚落的。所以,我们不可能安下心来,坐在冷板凳上精雕细刻。如果那样,一个课题没有做完,第二个、第三个课题就找不到了。我们必须赶快完成一个,再换一个,我们是在抢救乡土建筑的历史信息。

我们小小一个研究组,和国内有限的几位同道,来做 960 万平方公里土地上的乡土建筑研究,就像精卫衔着小小的石砾去填茫茫大海。力量微薄,尽心而已。

李秋香是一个尽心的人,工作起来不怕苦、不惜力,豁得出去。我只举两个例

子：一次在江西流坑村，她负责带领学生测绘几座明代建筑。一个中午，我从街上走过，遇到几个身强力壮的学生站在门屋里，抬头一望，见李秋香爬在高高的、摇摇晃晃的梁架上，一面拉尺子，一面报数据，下面的学生做记录。我很不高兴，责备学生，为什么让李老师上去。学生很觉得委屈，说：“不是我们不上去，是李老师不许我们上。”李秋香听到我们的话，在上面大声喊：“不要让学生上来，上面太危险，梁架都糟朽了。”我看学生们眼睛潮湿了，不停地眨。这种危险的事自己去做，当然不止一次。还有一件事：在福建的楼下村，我们测绘一位弱智人的住宅。有很大一间猪舍，很久没有清理了，秽物积了几寸厚，老远能把人呛得喘不出气来，我们戏称“天下第一臭”。两位学生站在木栏杆外，商量着用推算的方法得出近似的尺寸来。李秋香过来，一抬腿，跨过栏杆就进去了，脚底下直冒泡，叽叽咕咕地响。她走来走去，直接测出了精确的尺寸。李秋香把乡土建筑研究当作学术事业来做，而学术事业的第一个特点是要求献身精神。

她在华北农村生活了多年，很容易和村民沟通，打成一片，别人调查不出来的东西，她常常能得到。老太太们把她拉到炕上，闺女闺女地叫得亲热。有好几次，老太太们把出嫁时候垫在箱子底上的什么东西翻出来给她看。她拿来向我夸耀，我羡慕得要死！

这篇序写到最后，我不得不回溯到我们工作的开头。

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时间并不长，开始于1989年。那以前，我很少下乡，所以以为经过几十年折腾，乡土建筑大概没有多少存留了。我对流行了三四十年的民居研究实在不感兴趣，而我乐于去做的以聚落为基本单元的、在历史文化大框架里的、密切联系生活的乡土建筑研究，还有没有可能去做，我一无所知。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和楼庆西、李秋香先后到浙江省龙游县去走了一趟，带着几位学生测绘了十来座祠堂。事毕之后，我又和李秋香到东阳、建德、永嘉三地去看了些村子。一看，大喜过望，原来还有这么美好的村落建筑群相当完整地存在着。于是，我们就边看边讨论怎样去研究它们。一圈看下来，研究方法也就有了大致的方案。同时，对乡土建筑研究的热情也大大高涨了起来。

但研究要有经费，我们到哪里去弄。我非常冒昧地写信给建德风景旅游管理局的叶同宽老师，问他能不能给我们提供四个人的旅费，对他的老家新叶村做个

研究。这个请求近乎荒唐,因为叶老师当时不过是个极普通的自学成才的建筑设计人员,没有正式职称,更没有官职。我是被我对研究乡土建筑的热情弄昏了头。想不到,叶老师居然回信说:可以!

第二年春天,李秋香带着三个学生就到新叶村去了。出发之前,我们又一起温习了我们讨论过的研究方法,增加了一些细节。随后,满怀希望,我把她们送上了路。那时候,村里没有电话,我家里也没有电话,等呀,等呀!二十来天之后,李秋香带着学生回来了。一见面,她高高兴兴回答我:一切顺利,可以按原来设想的方案工作。同时又告诉我,叶老师给了她们极其周到的照顾。于是我接着等她写出成果来。到了暑假结束,她交了六万多字的初稿。我急急忙忙一看:结论是,我们完全可以成功。虽然后来我们又陆陆续续到新叶村去了好几趟,李秋香写的初稿并没有大改动。

我一直认为:没有叶同宽老师无私的支持,我们的乡土建筑研究不可能开始,没有李秋香出色的第一次,我们不可能满怀信心地把乡土建筑研究开展下去。

这以后的十几年中,李秋香调查并撰写文稿,带学生测绘,参与了每一个课题的工作。她的摄影技术也很快有了大进步。楼庆西和我过了七十岁之后,她的担子越来越重,2001年,她独自主持了山西省丁村和福建省石桥村的两次乡土建筑研究。由一个人来主持一项研究,从开头直到完成,这是我们过去从来没有尝试过的。

最后还要赞上几句。自从1993年我坏了一只眼睛之后,我就成了李秋香的“优抚对象”。每次下乡,大包小包都由她拎,常常惯得我竖草不拈,横草不拿,有时候甚至是“赤手空拳”。乡下的路高高低低,她总是搀着我,连几步台阶都不让我自己走。过南方那种板凳式的木桥,她总在前面当拐棍,叫我扶着她肩膀,慢慢一步一步地走。我开玩笑说,这倒像旧时代卖唱的,姑娘牵着瞎子,瞎子拉着胡琴,姑娘唱着哀怨的小曲。不过我们情绪很快活,没有一丝哀怨。

陈志华

2002年元月

目 录

序	陈志华 001
徽商故乡之一——关麓村	001
山西有个郭峪村	045
玉华山下新叶村	077
探访石桥村的方楼圆楼	116
诸葛亮后裔的聚居地——诸葛村	146
十里铺窑洞民居	172
一个古老的村落——流坑	195
客家建筑围龙屋	219
婺源的乡土建筑	237
黄河大峡谷中的古镇——碛口镇	259

徽商故乡之一 ——关麓村

安徽省黟县黄山脚下的皖南山区。这里盆地平坦,是粮食和油料作物的主要产地,自古十分富庶。南唐诗人许坚曾有《入黟吟》诗这样描绘:

黟县小桃源,烟霞百里宽。

地多灵草木,人尚古衣冠。

市向晡时散,山经夜后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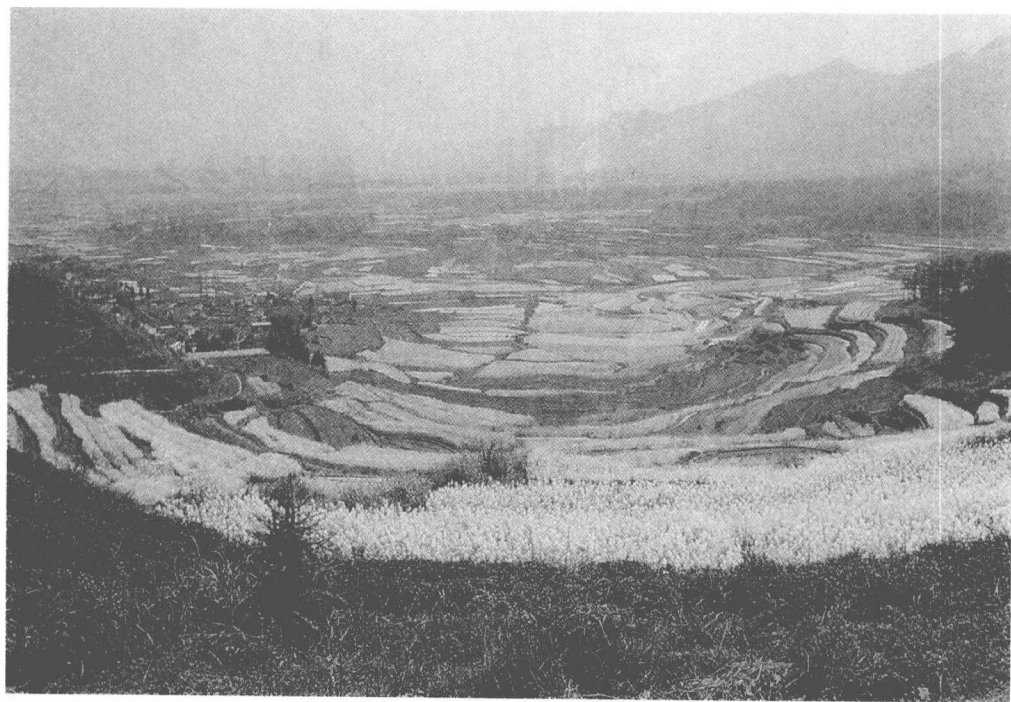
吏闲民讼简,秋菊露溥溥。

因此黟县自古就有“小桃源”之称。关麓村就在这美丽富饶的盆地西南部。

关麓村不大,它西有南北走向的西屏山,南有东西走向的武亭山,其间有一道岭,合两山首字为名,叫西武岭,岭头建西武关。“西武关”是从黟县到祁县的必经之路,穿过垭口再分趋安庆和景德镇的大道。由于这条路是官方修筑的大路,村子建于路边,起名“官路村”。又由于村子紧邻关口和山麓,又称为“关麓”村。

一、桃花源里人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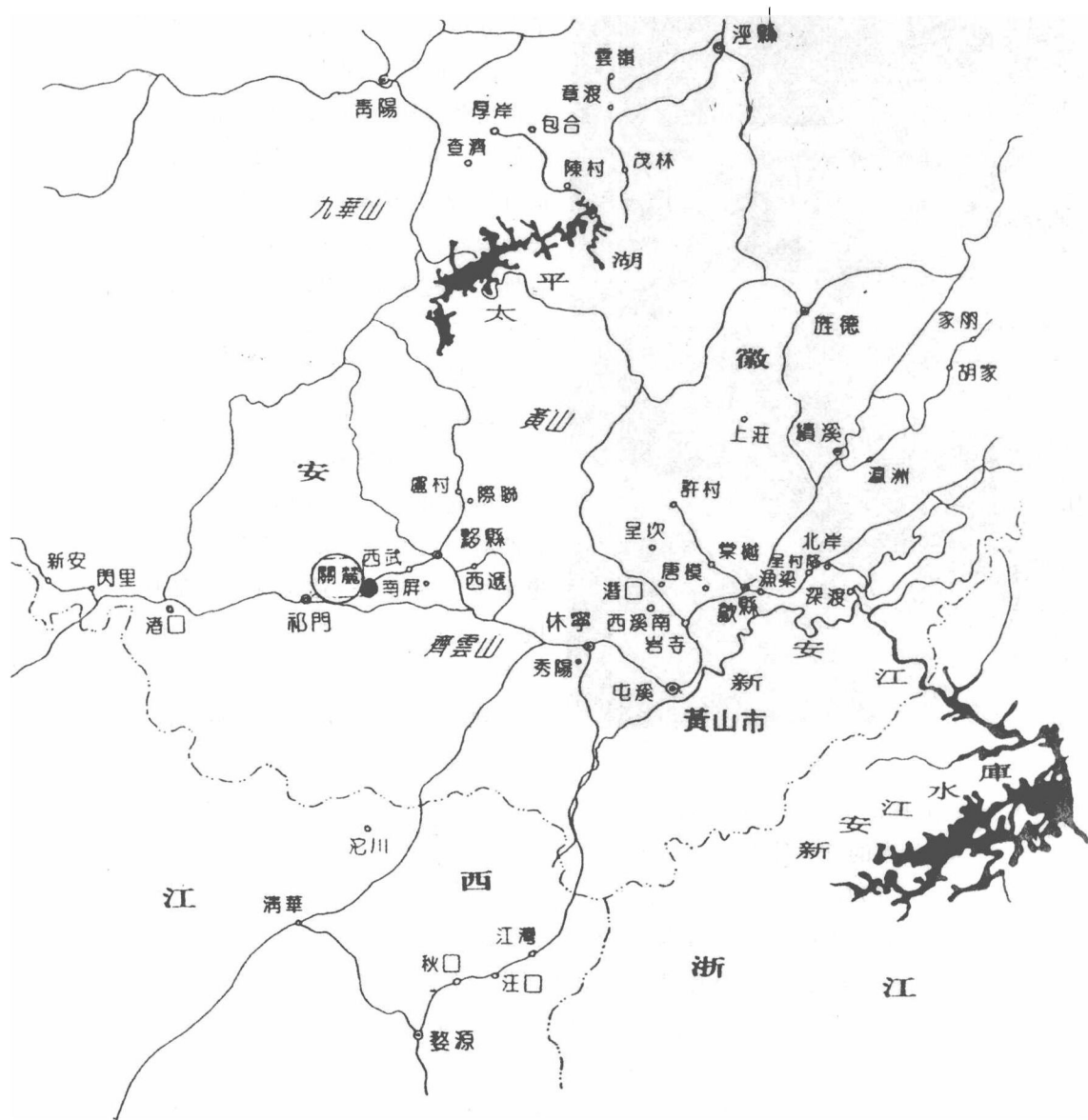
关麓村位于山麓的边缘,它赖以存在的命脉,一是谷底的水田和坡上



富饶美丽的黟县小盆地

的旱地。村子的东侧是一条发源于武亭山的小溪,它从南向北绕村而过,灌溉村东、村北的大片农田。关麓村处于靠山可采集薪炭木料,傍水可耕作百亩粮田的优越环境之中。二是过境的大路,村子位于岭根,过往行人上山下山,都要在这里歇脚。需要吃一点、喝一点,或者甚至睡一晚。但是,田地不多,坐地设店则被条件更为优越的古筑镇占了先手,古筑镇就位于关麓村东3公里。因此两方面都很局促,以致从早年始村人便踏上了徽州人的惯行路,外出经商,或者外迁到附近另建新村,关麓村的规模因而不大。

徽州农村都是聚族而居,关麓村是汪姓的血缘村落。汪姓是徽州大姓。据嘉庆《黟县志》载,官路下(即关麓村)于“嘉靖四十五年定载”,但实际成村更早。据《汪氏统宗世谱》所载《编录汪氏族谱序》的推测,关麓至迟当在明代正统初年成村。



关麓村地理位置图



西武雄关

《世谱》又载《社公下七十六世讳子真分迁官路》条云：“官路上门始祖曰子真，即下门始祖振美之季父也。其先世由黄陂迁大坞（按：在六都），缘地处僻壤，滋息良艰。子真以官路居孔道，偕侄振美贸缠以市。居数载，赘查氏而家焉，生子振静。”今关麓村已无查姓，但村落峡谷对面的小山冈名查李冈，下有查李村。“静与美虽非同胞，无间手足，合造祠堂，额曰世德，盖承先志以励后人也。依祠左右为居，故有上下门之别。振静若孙居祠左，是为上门。”由此可见，一，正统九年以前已有官路村；二，子真是看到官路村位居孔道来做生意的；三，造总祠世德堂时，振静已有孙子，则推算时间大约在成化末或弘治初。

到明末，上门八十四世祖士礼举家从关麓村迁居到村东一华里黟祁大

道北侧的宏田村，自成房派。称“五家”。下门八十三世祖瑚，立房派为“六家”。瑚的三弟琮生三子，立房派为“三家”。

下门八十四世祖士宠也生子五人，四子乏嗣，五子早夭。其长子华栩育七子，此房派以后便称“七家”，（现称为老七家）。

第八十九世时，承德堂派有昭文、（生于乾隆三十九年，歿于道光二十四年）昭敦兄弟二人，昭文生七子，称“七家”（现称“新七家”），昭敦生八子，称“八家”。这是两个支派。自此以后，关麓汪氏就有了崇德堂、“六家”、“三家”、（老）“七家”、“志顺公（第八十世）后裔”等主要房派和承德堂的“八家”、（新）“七家”等支派共同发展，但实力最强的当属昭敦一支，即“八家”。

昭敦的八个儿子,即“八家”的第一代,生于道光年间,到太平天国战争结束,同治、光绪年间,正值盛年。那时候江南一带徽商已趋没落,他们却因善于经营,历数代而人多财盛,成为关麓村汪氏最旺的一支。关麓村的主体,即黟祁大道以南古名“堑下”的地段里,大多数整齐的住宅都是“八家”人兴建的。所以,直至现在,附近各村的人惯于把关麓村就叫做八家。其余各房派和支派,或者因后嗣单薄,或者因有人外迁,或者因行为不端,或者在太平天国战争中遭到严重损失,都不如“八家”发达。

徽商的故里 关麓村虽是个封建性的血缘聚落,却又是徽商的故里。汪姓成年男子,十有八九出外经商,躬耕于垄亩之间的不足一二。

徽商的形成,起初出于不得已。康熙《徽州府志》说:“徽州介万山之中,地狭人稠,耕地三不贍一,即丰年亦仰食江楚……天下之民寄命于农,而徽民寄命于商。”于是敝衣粝食,负担远出,经商便成了徽民的风习,竟至于“业贾者十七八”(汪道昆《太函集》卷十七)。徽民观念因而改变,“轻本重末”,“即閭閻家不憚为贾”。(《唐荊州文集》卷十五,《程少君行状》)这种价值观念的转变影响到文化,以致黟县流行的堂屋楹联,也有了商人气息,如现存卢村某商人大宅里有副对联是:“惜食惜衣非为惜财缘惜福;求名求利但须求己莫求人”。也有赤裸裸地把千余年耕读传统变为“学而优则商”的,如“九章大学终言利;一部周官半理财”之类。

徽商富甲东南,但老家仍然是闭塞落后的。由于交通困难,资源缺乏,除了贩运茶、木之外,徽商并不在老家开展什么经济活动。他们把妻子儿女留在家里,给她们买不多的一点田地,再按时寄度日费用,自己一年一归或三四年一归,到了迟暮,回家终养、埋骨。因此,徽州始终停留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之中。

他们经营的事业,新的投资,大都在外地。徽商对故土的影响主要是:第一,他们建祠堂、修宗谱、置祭田、设祀会、施义冢,巩固宗族关系。第二,他们捐资兴学、助学,创立文会。第三,他们的眷属和他们自己晚年殷实的生活,促进了消费性的民俗文化的繁荣,如四时八节的祭祀、各种迎神赛会、婚丧嫁娶、春报秋祈、戏文宴乐等等。第四,他们从苏州、扬州这些长江

下游人文发达的地方带来了鉴赏和收藏文物古玩、珍本秘笈之类的风尚和对书画篆刻的爱好,名家辈出,形成了“新安画派”和“黟山派篆刻”等。第五,他们大量兴造舒适的住宅,也兴造庙宇、文阁、园林、书院等等的公共建筑。康熙间歙人程且硕,居扬州多年,将返乡所见撰成《春帆记程》一书,其中称:“乡村如星列棋布,凡五里十里,遥望粉墙矗矗,鸳瓦鳞鳞,棹楔峥嵘,鸱吻耸拔,宛如城郭,殊足观也。”(转录自许承尧《歙事闲谭》)说“宛如城郭”不无夸张,但遍及徽州各地农村聚落的完整,住宅的精致,以及祠堂、庙宇、牌坊、亭阁、园林等等公共建筑类型的多样和形式的优美甚至壮丽,确是非常特殊的。不过,就住宅来说,他们大都是城市型的中等规模住宅,更重亲切安宁而不事铺张豪华。第六,由以上生活诸端,引发出徽州百工技艺的繁荣发展。建筑业中有大小木作、砖、石、木“三雕”和油漆彩画;家具有方木、圆木、雕木;用品有各种篾作、棕丝作、漆作和铜锡作。还有传统的著名特产笔、墨、纸、砚。明清两代,徽州的雕版印刷,尤其是木刻版画,精美绝伦,为全国之冠。徽商故里的种种,也大都极为典型地在关麓村中有所体现。

乡间生活 关麓村在乡商人的生活,虽然远不如淮扬一带的徽商那样奢侈豪华,却也相当优裕。他们熟悉长江中下游富庶的城市,多少会把那里的一些风俗带回老家,从而突破老家千百年的“俭啬”旧俗。他们起造的中型住宅,雅洁精致,家具陈设都很整齐细巧,考究品位。家中有侍女仆人供役,出门稍远便乘轿子。

徽商向来不废诵读,自称为“儒商”。他们虽然十二三岁便外出学徒,但童年经过学塾的旧学教育,有相当不错的文化素养。日常也有些风雅的文化生活。家家堂屋里有中堂和条幅的字画,有木板刻的对联,有些人家且有收藏字画、书籍和文玩的爱好。康熙年间,关麓村出了一位书画家,叫汪曙。道光《黟县续志》记他:“字晓山,……少孤,善事母,友爱诸弟。弱冠,师皖江何龙,写山水人物,有生动之致。后益肆力倪、黄、沈、董诸家,寒暑不辍。称其画者谓风神秀润,青出于蓝。”

尽管商人们自诩“儒商”,生活富足,毕竟还不能完全抹去传统的“士农工商”的社会品级观念在他们心里投下的阴影。他们从少年时代就要学做



深深宅院

生意,不可能通过科举获得功名,但他们有钱,可以用救灾助赈或其他各种名义出钱捐官,代替十年寒窗苦功。有些人还为自己、父亲、祖父和儿子买封。但有钱有闲的寄生生活对他们腐蚀性很大,有些浮浪人放荡而不自检点,赌博、抽鸦片、嫖娼。至今关麓村尚有硬木雕花鸦片烟床两张。据说“三家”、“七家”、“六家”等房派的败落都不是因经营挫折或遇意外,而是由于坐享其成的子弟的腐化。“八家”子孙都比较谨严,连吸烟的都没有,所以发达。

徽州农村的公共生活很发达,关麓村也不例外。公共生活中最主要的,是与宗族有关的种种。如宗族除必有祠堂外,还有强大的宗族组织管理家族事务。关麓村的汪氏族长,由在村最高辈的最年长者担任。他们管理着农村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如宗族拥有族田,族田收入除用于祭祀外,多用于赡族和助学等。宗族还要造厝屋、置义冢,要管理村落的建设,包括水系、道



精美的宅门

路、审批房基地,保护林木和水源;要关心族众的婚丧嫁娶、析产分炊,尤其是继乏承嗣;要为本族的利益与邻村别姓进行交涉;要举办迎神赛会、节时演戏等宗教迷信或文化娱乐活动等。总之,宗族在乡土建设中起着很大的作用。它保证了聚落的整体性、合理性以及环境的和谐,同时也把封建宗法的烙印鲜明地打在整个村落和每一幢房子上。

二、村落的规划与布局

关麓村作为徽商的故乡,他们的妻儿老少的居住地,他们退休颐养天年之所。村落的规划和建设完全按照这个特色来进行。

关麓村东侧的来龙山,在大道以北还有七十多米长的一段高地,它西侧有不小的一片平地,叫汪海,是明代中叶汪子真和汪振美迁来时最初的定居地。关麓汪氏的总祠世德堂就建在这里。

“六家”主要住在不大的眠牛山北端坡下,房祠敬承堂左右,大道两侧。由于地段很窄,南有山冈,北面下一个陡坎就是谷底水田,所以房屋沿大道成条状分布。

在来龙山和眠牛山之间的小袋状山谷,被埭下溪分为东西两半,溪的西面叫做埭下,是崇德堂、承德堂和“老七家”三个房派主要的居住地。崇德堂房祠大致在埭下的中央偏北,朝东。承德堂房祠则在袋状山谷的口上,门临黟祁大道,朝北。“老七家”没有房祠。埭下现在是关麓村的主体,面积最大,也保存最好、最完整。由于成组建造,关麓村的建筑面积很整齐,又因为每组之内有花园、菜园、前院、别厅,所以,村中的建筑密度不大,空隙多,绿化多。不像徽州村落常见的那种房舍成片,密不通风,只见高墙夹着小巷,见不到有个性的单体建筑。关麓虽有小巷,却也颇有些独立呈现出体形的房舍,掩映在树荫之中,如汪海“六家区”的四幢住宅,埭下的“双桂书屋”、“春满庭”和“吾爱吾庐”等,使村落的面貌舒畅而且有特色。

关麓村的自然景观很美,当年林丰草深,溪水潺潺。房舍在高低起伏的丘陵间,随地形而变化,参差错落,神态自若。毛石板和卵石铺成的小路,蜿